齐鲁晚报专访

卸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后的黄宏

3月初，著名笑星黄宏突然卸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。

进入4月，“黄宏被抓”的消息满天飞。

4月3日，本报记者打通黄宏的电话，但对方委婉拒绝：“等有时间面谈吧。”

停留在人们记忆中的，依旧是那个在春晚上逗得大家哈哈笑的笑星、影视剧里略带滑稽的小人物，现实中的他早已是获得过金杯银杯的少将厂长，是与山西煤老板谈生意，能够调动军队拍电影的文化圈大人物。在观众的记忆和现实生活中，黄宏的形象已经“分叉”，犹如他所选择的人生。

1998年抗洪期间黄宏在决口大堤上为堵口官兵表演节目。（资料图）

离开老本行，黄宏哭了

3月6日上午，黄宏在八一厂做了简短的离职陈述后，就没在媒体和公开场合露过面。

4月3日，几经联系，本报记者终于打通了黄宏的电话，只是那个曾经在小品中高亢而充满喜感的声音，如今听来有些沙哑、迟缓。在记者提出一些疑问后，黄宏沉吟了一会儿：“最近确实比较忙，等有机会你来北京时，咱们面谈吧。”

记者又问：“不做厂长后，您是否会考虑重返春晚，或者投入更多精力在小品创作上呢？”

黄宏再次沉默。

做厂长之前，这对于黄宏来说绝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

1960年，黄宏出生于一个曲艺世家。父亲黄枫是知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，后来到黑龙江发展，凭借自身能力，很快让曲艺在当地“开花结果”。他的两个哥哥也是才华出众。大哥黄恺是黑龙江电视台国家一级导演、黑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，二哥黄小枫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舞蹈演员。

家庭熏陶下，黄宏在13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沈阳军区文工团，14岁便下部队表演自己的处女作。16岁时，他为唐山大地震所写的《雨夜茶棚》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《抗震凯歌》刊载。26岁时，黄宏凭借《六号包厢》获得全国山东快书大赛表演、创作双金奖。

真正让观众熟悉黄宏的，还是春晚舞台：《超生游击队》里的丈夫，《手拉手》里贩卖假冒伪劣商品的“倒爷”，《打扑克》中讽刺过不正之风的乘客，《鞋钉》里替小人物说出心里话的修鞋老大爷。

中华曲艺学会一位黄宏的好友这样评价他，“黄宏是一位艺术家型的演员，既能写，也能演。”这成了舞台上黄宏留给人们最深也是最后的公开印象。

直到最近，在黄宏突然卸任的消息公布后，许多网友才惊呼，著名笑星黄宏何时从一名演员升任少将领导的？

其实，黄宏一路升迁之快，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。

2010年，时任总政歌舞团小品喜剧艺术团团长的黄宏，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。当时，明星、文艺大腕从政或者走上部队文艺团体领导岗位已经蔚然成风。在黄宏从政之前，军旅歌唱家刘斌已是战友文工团团长，同为歌唱家的宋祖英、吕继宏相继担任海政文工团正副团长，歌星陈红出任海军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，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的黄晓娟从副团长升任团长。30多岁的二炮文工团著名歌唱家陈思思几乎与黄宏同时期被委以重任，担任二炮文工团副团长。

升任少将的黄宏和1998年抗洪慰问演出时的样子已经差了很多。

在离开总政歌舞团时，黄宏哭了。他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说：“记得我离开总政歌舞团时团领导跟我谈话，说如果是调你去做演员我们肯定不放，总政歌舞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那天我流泪了，因为毕竟20年最好的年华、最好的青春都是在这个团里度过的，我无悔。”

厂庆让他和徐才厚搭上了线

赴任八一厂后，黄宏的仕途开始顺风顺水。黄宏的一位戏曲界好友说，“黄宏一向有能力，而且这小子也很有福气。在这几年的仕途上，他沾了不少‘运气’与‘福气’。”

八一厂原厂长明振江曾公开介绍，2010年10月，黄宏“空降”八一厂任副厂长，分管该厂重头工作军教片。不过，他的到来属于“超配额”，位置排在三位副厂长之后。

“如果算上政委的话，他应该算是‘第六副厂长’。”这位友人调侃说。

但刚调过来的黄宏，却幸运地赶上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六十周年厂庆筹备活动。

“快厂庆的时候，老厂长已经准备退休了，不太爱管这个事，黄宏就来抓厂庆工作。这也可以理解，因为厂庆与舞台有关，跟电影无关，黄宏对这个比较熟悉。”这位友人说。

黄宏有二三十年的舞台经验，黄宏的一位友人透露，黄宏抓厂庆还有一个“权力”，便是直接与高层联系，将厂庆的全部方案向总政领导汇报。那时，分管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两位领导，一位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，另一位则是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。

坊间传闻，正是利用筹备厂庆活动的“一来二去”的汇报，黄宏把握住了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接近高层并展现才能的机遇。

黄宏的才能与喜感很快获得了认可。在2012年八一厂六十周年厂庆前后，来到八一厂次数最多的高层领导之一便是徐才厚。他曾在2012年7月6日与8月13日两次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，探望厂领导与官兵，并发表讲话。

在此期间，接待徐才厚等高层领导的已是厂庆前高升为八一厂厂长的黄宏了。

据报道，八一电影制片厂六十周年厂庆晚会上群星璀璨，其场面大大超过了五十周年厂庆。这一年，黄宏刚52岁，年富力强，升任厂长的他从专业技术三级文职干部转为现役军官，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这一任命，在八一厂内部引起了不小的“震动”。“厂里的五个‘副厂长’，听到结果都傻了眼。”一位知情人士透露。不过，黄宏的“官运”还未结束，2012年底，在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黄宏当选为副主席。

筹拍两部军事电影，豆瓣评分不足3分

初到八一厂时，黄宏非常低调。

在担任副厂长时，黄宏曾说：“在八一厂众多艺术家面前，我就像一个学生一样开始学习电影。”

其实，黄宏对电影并不陌生。2001年，他曾自编、自导、自演电影《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》，并获得第二十二届金鸡奖“最佳导演处女作奖”、伊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“金蝴蝶奖”，此后他还参演过多部影片。

不过，业余拍电影与做八一厂厂长绝对不是一回事。明振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，不管什么体制、体制怎样转型，作为文艺单位，出作品是第一位的，文艺工作者也是拿作品说事。“我做厂长期间，也是紧紧抓作品，每年必须有一个拳头性的作品。”

在作品即是政绩的文艺界，黄宏自然明白这个道理。做客《鲁豫有约》时，黄宏曾对做八一厂领导吐过苦水，“我说让鸡打鸣儿还得让鸡下蛋很难。”但黄宏真的很希望在他的任上，“一定会很快有更多军事电影佳作出现。”

2012年10月，刚结束厂庆的黄宏来到江苏淮阴周恩来的老家，筹拍《刘老庄八十二壮士》，目标是把军事题材电影“推向全国，推向世界”。为了赶上第二年毛泽东题写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50周年，黄宏又筹拍了八一厂第十七部雷锋题材的电影《雷锋的微笑》。

不过，2013年初的两部作品反响平平，不仅在豆瓣中的评分均低于3分，而且很难找到这两部电影的票房成绩。

在票房即是政绩的商业电影时代，有评论说，黄宏率领的八一厂没有深耕“院线”，而是急于求成。

与山西煤商合作拍的电影至今没上映

熟悉黄宏的一位曲艺界人士告诉记者，指责黄宏没有下工夫认真对待今天的院线市场，其实有些偏颇。因为一向敬业的黄宏为了市场，已开了许多次“小差”，甚至告别了老本行。

2013年初，黄宏与兄弟单位共同推出被称作电影春晚、明星班底堪比《建国大业》的贺岁片《越来越好之村晚》。为了电影《越来越好》的档期，黄宏缺席了蛇年春晚小品《越来越好》，这成了他连续参加23届央视春晚后，第一次开了“小差”。

这部堪称大制作的影片，首周全国票房成绩仅有800多万，仅仅是同档期周星驰《西游·降魔篇》票房8540万的十分之一。在当年贺岁档云集了《一九四二》、《一代宗师》、《十二生肖》、《人再囧途之泰囧》、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等影片中，《越来越好》甚至在电影市场统计中消失。

2014年，黄宏又婉拒了哈文的邀请，还是没有出现在春晚舞台上。为黄宏创作小品的“御用”编剧张振彬也闲了下来，忙着为其他表演艺术家创作作品。

“他一直很纠结，如果他是一个演员，他当然还是特别想上春晚，但是作为一个厂长，他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厂里的工作、创作上，厂里方方面面的事情上。”郁钧剑曾这样评价。

但黄宏的一位朋友透露，因为连连出不了好作品，黄宏干厂长干得很焦虑，心思早已不在小品上了。

“艺术是张扬自我，而领导需要牺牲个性，包容共性。”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孙立生说。

2013年3月14日，全国两会期间，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面，晋煤集团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全国人大代表刘建中，与全国政协委员黄宏在两会外坐到了一起，商讨晋商电影《风雨日昇昌》的合作事宜。

对于商业片、宣传片的“鸡蛋”，黄宏没有拒绝，甚至非常高兴。他当场表示，一定会组织精兵强将，把这部作品拍成一部精品，为山西的文化产业发展尽心尽力。参与单位之一的北京司麦奥公司知情人士尹先生告诉记者，这一影片前期投资约在5000万元以上。但黄宏争取来的并不是整部影片的拍摄，而仅仅是使用八一厂的编剧。

在黄宏卸任前，反腐风暴先刮向了山西，刘建中被罢免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，同时配合相关部门调查。这部电影也至今没有公映。

据统计，黄宏来到八一厂后，陆续出品过十一部电影，但大多数电影都没有他以前演的小品出名。

有一次，黄宏曾激动地说，他一直喜欢八一厂，喜欢这个品牌，这个团队。后来，他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是，“我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”。

“好像戴上了面具，干得很累”

在有关黄宏去向的各种传言疯传期间，歌手韩红也被传出申请辞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一职的消息，但随后被证实“不属实”。

专栏作家阎兆伟发现，曾经与黄宏大约同时期从政的军队演员们，如今已有多人受军中“文艺新风”和“打虎”的牵连。但“这些传闻，现在已经真假难辨了”。

对于好友刘斌被查的传闻，黄宏曾向一位友人提及，“听口气，黄宏的情绪很低落，只说了一句：‘刘斌不干了’。”这位友人说。

如今，传闻轮到了黄宏，许多与他熟识的朋友只能是猜测和担心。

孙立生对此十分惋惜，他说，黄宏在台下是一个很矜持的人，在台上却能放开自己。但如今感觉他像是戴上了“面具”，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，干得很累。

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认为，文化圈内有些艺术家当了干部，忘了业务，离开群众越来越远。“习总书记说，要我们‘回归自然，要接地气’，就是要我们记住，别忘了本职！”刘兰芳说。

对于这些，黄宏在卸任前似乎已有所悟。

在赵本山声称“我就是一个演员”后不久，3月5日，黄宏最后一次公开受访时曾坦言，他当兵43年，现在还在唱，还在写，还在演。他双眼含泪时并非当上厂长的瞬间，而是1998年站在决口堤坝的前线。

黄宏承认，宣扬主旋律也有不好的作品，征服不了人的。“从艺术上谈，不能用生硬的概念化的东西代替主旋律，而是要‘润物细无声’。”

或许只有那时，钉鞋的大爷、擦皮鞋的保姆、拿着奥运门票的老农、背着“海南岛”和“少林寺”的孩他爹等角色，才能胜过“打鸣下蛋”的院线大片。

（据《齐鲁晚报》）

主编　李天泉
编辑　李洪春

官方微信 dzrbdzwb
官方微博 dazhouxinwen

报料热线：2382258